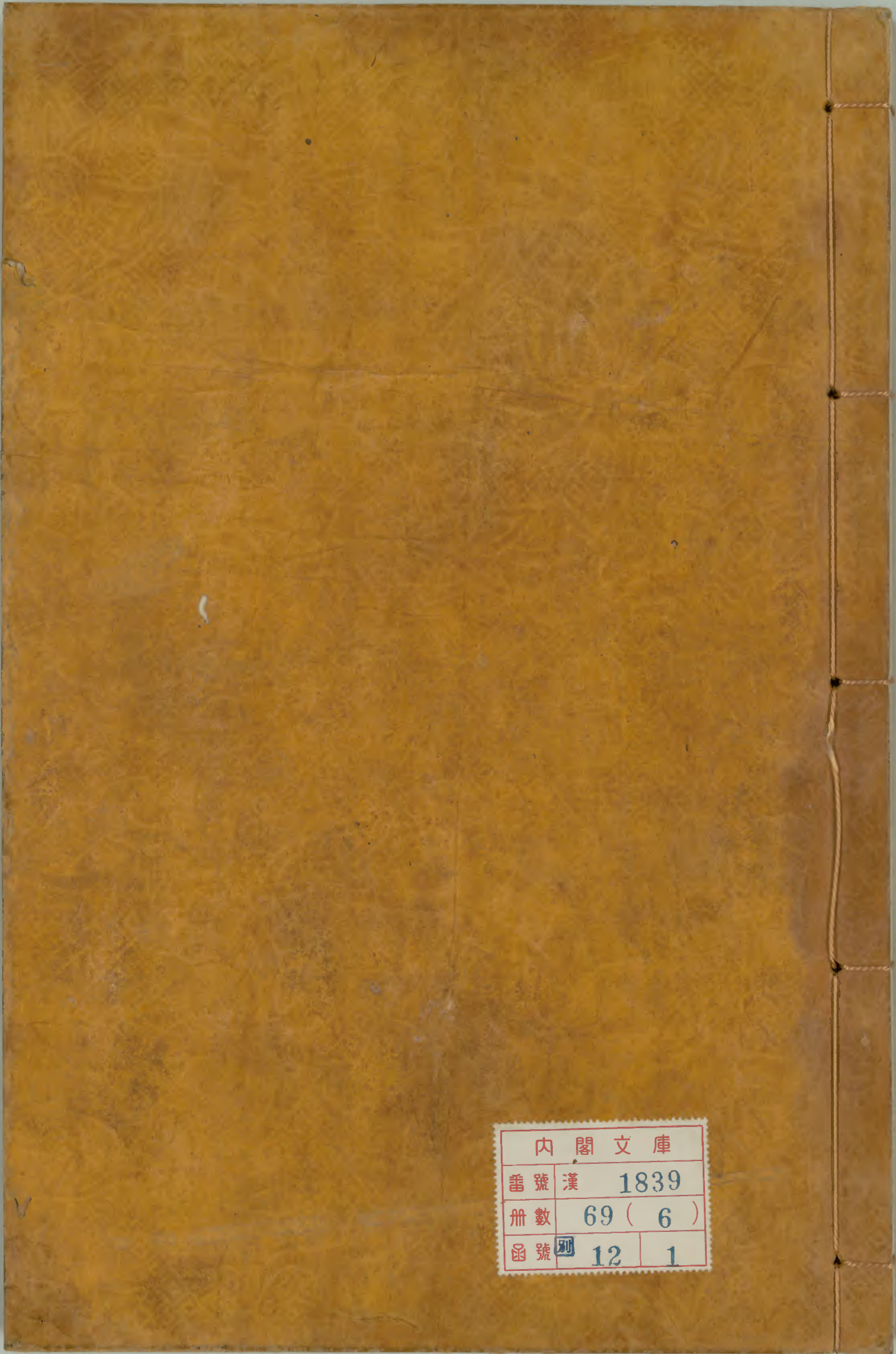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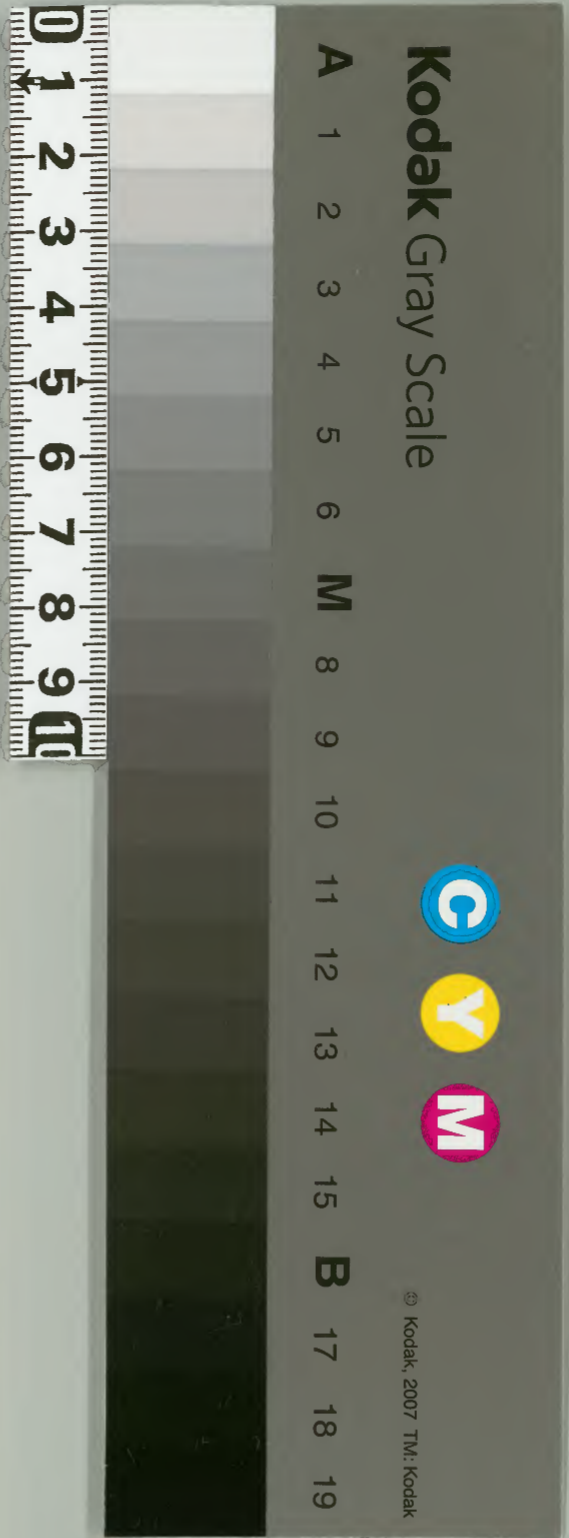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 ( 6 )
函號	列 12 1



禮記

朱子大全卷之十四

奏前

戊申延和奏前一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達而後  
契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  
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三教  
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六理良善之六  
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格為之教以  
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可從與不可從或

唐本正  
作巨

後或忘而其丁寧深切之意亦嘗不在此也  
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先王三  
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是必矣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也然  
豈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與三  
亦始得其而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  
所以垂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  
人而天下之人蓋然不敢肆意  
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  
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中商之刻薄者

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  
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  
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  
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  
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  
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  
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  
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為  
治於天下而况於其繫於父子之親君臣之  
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

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  
也但竊以爲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  
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  
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  
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  
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  
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  
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  
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  
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

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  
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  
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  
爲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  
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敕典敷教制  
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爲姑息果報便文  
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  
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取進止

延和奏劄二

臣聞獄者民命之所繫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

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今縣之獄委於令其選固已精矣而未必皆得人其弊未易革也若州獄則今銓格凡選人任滿有舉主闕陞者方注繁難令錄

唐史作  
唐書作

其慮蓋已詳矣然注司理者乃不用此令而近制唯進納癯老之人然後不得注擬此外則常調闕陞雖昏繆疾病之人皆得而爲之甚至於流外補官若省部胥吏亦得而爲之彼以薦舉闕陞者固未必盡得才能公正之人然此之昏繆疾病無善可稱與夫胥吏之入官者則有間矣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微祿唯知自營其於獄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吏之入官者又或狃於故習與吏爲徒販鬻走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往往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

和氣上為聖政之累莫此為甚臣愚欲望陛下明  
詔銓曹更定選格凡州郡兩獄官專注任滿有  
舉主闕陞人或應格不足則次任任滿銓試中  
第二等以上人其常調闕陞及省部胥吏並不  
得注擬見在任者非舉主闕陞人即令守倅銓  
量如委昏繆疾病即保明聞奏特與祠祿其未  
到人候赴上日亦從守倅銓量方許放上若守  
倅徇私失實即許監司劾奏罷免所有省部胥  
吏雖已注官待次並令赴部別與擬授庶幾治  
獄之官其選少清各知任職仰副陛下欽恤之

意取進止

貼黃

臣契勘縣獄止是知縣獨負推鞠一或不得  
其人則拚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今既  
未能盡變銓法則亦不容無少更革欲望睿  
慈詳酌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處  
即用主簿仍遇大囚到獄即限兩日內具入  
門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  
革舊弊天下幸甚

延和奏劄三

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  
益前代之所無以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  
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  
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兄闖之乃為哭於先廟以  
為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山以後雖知其弊然  
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今乃為  
大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  
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  
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  
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

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  
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儉佞培克之人輒為  
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  
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  
然猶必使趁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  
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  
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  
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  
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  
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

亦不容有所訶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  
將新蓋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郡  
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  
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  
知州縣之煎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  
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  
如子疾痛苛癢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遠不及  
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  
伏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  
檢放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數

豁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御用裕民之術  
計論經總制錢谷與各立額比較之利弊而  
能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延和奏劄四

臣竊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三因歲入  
有賦而增山無市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  
發一是一以有市入門不問曲直必令承無  
有賦而民門必入弊不可勝言為監司州縣者欲  
一切蠲之以安則則計頓缺州縣不可為雖  
有賦亦無以充若一切蠲之不但賦法廢不



行一民惡而世而首志之吏更復並跡以備其私  
空室一懸世前此請司益言頗藉羨錢以備州縣  
歲計之缺而林林共科罰然後遠民得以相安然  
聞其間亦有相習舊態未能盡革去處以立聖  
志特降旨旨令本路帥臣司博山守以兵行  
括書逐一條奏以俟聖裁庶幾有用不之民賦  
有經仰實膏肝之憂潛消變珍之氣一路幸甚  
取進止

延和奏劄五

臣竊惟陛下以人有為之姿奮大有為之志即

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  
攘夷狄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為已任如是者二  
十有七年于茲矣而因循浸淫日失幾亡了無  
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若陛下  
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為既  
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  
其人以心而任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  
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為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  
橫豈可謂盡非其道以為志氣不立則陛下之  
志豈可謂盡非其道以為耶臣誠愚賤竊為陛下  
之憂

言反覆而思之無不燕問獲護之由正昭一物  
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  
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如其量  
人欲有未盡是以爲惡常不能去其根而善而  
不能充其量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  
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  
分角立而交戰於言中故所以體貌六臣者非  
不厚而獲罪禍端之私禍得以深被腹心之寄  
所以寤寐哀哭者非不切而乘邪庸繆之輩顧  
得以以竊而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

唐本靈  
作民

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珍  
行而亦未免於謬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恥  
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  
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  
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  
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  
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  
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  
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  
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陸



有以國有宗之本而... 政者同論之則... 二運者... 夫以... 其... 途... 有... 路... 後... 細... 害... 增... 示... 精... 應... 物...

之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  
悉如聖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  
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  
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  
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而入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  
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入鄭聲淫佞入殆

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恥爲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

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汴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

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詩曰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矧今祖宗光明盛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內所望於陛下者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惟陛下深留聖志痛自刻勵而力行之使萬

世之後猶可以爲後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永有依託萬方黎獻永有歸往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孤陋寡聞無可說前此兩蒙賜對所言大意與此略同竊不別白音示分明曾不足以上悟聖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至請先環視其中無它所有輒釋舊聞謹以此進倍妄狂率罪當萬死伏唯陛下財赦取進止

甲寅行宮便殿奏稿

臣竊聞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

君令臣行之傳字繼道之經也事有不盡而至  
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  
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需而  
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  
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唯六聖六賢為能  
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  
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也此而夷齊季子之  
後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吾心之所安寧  
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改其區區之節者亦為  
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為之見於

上地變為之作於下人情為之哀恫怫鬱而皆  
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  
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  
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  
丕圖未及號令之間不越頃刻之頃而繼之危  
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  
處之以權而後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自  
頃至今亦經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  
君親之心未盡滿學士大夫群黎百姓咸一及不  
能無憂於天變為實之深至於禍亂之云又已

此等事身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三思亦知  
竊為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於言及履  
以思而參之而問則尚猶有可議者亦曰陛下  
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親  
之懷而已亦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細之全體  
天理費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  
根本也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  
仁而無怨蓋予所謂終身所樂而忘天下者  
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  
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為福易

危為安亦豈可以舍此而它求哉充吾未嘗求  
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  
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  
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  
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  
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  
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  
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  
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  
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閭安視膳之行十



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子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則又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

天人之應不得違覺學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與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離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蠢愚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寬之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二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逞它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

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聞率以為  
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  
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姿至愚  
極陋雖嘗挾策讀書文以求重賢之遺旨而行  
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  
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  
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  
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敘其君臣父子  
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  
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

本  
末  
論

卷之六

十一

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聞之然後有以正心脩  
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  
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  
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  
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  
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  
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要則又在於居敬  
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  
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  
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

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若也  
大以三言為之數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而當然  
而亡續亦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  
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  
理則要妙精緻各有其旨自古至今不可移易  
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  
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  
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  
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背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  
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

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  
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  
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急忽間斷而無  
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  
未啓其端而遠已欲探其終未究其此而忽已  
忘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  
緒悠悠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  
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  
急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遠則不  
達益子而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

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  
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  
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  
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  
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  
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  
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  
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  
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  
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

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  
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  
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  
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  
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  
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誠之教竊意聖賢復生  
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  
從事蓋雖帝王之學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  
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

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芥之矣無路自  
通每抱遺經徒竊既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  
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  
此之時特蒙引對以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  
伏惟聖明深賜首臨見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  
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宜彊不息以緝熙于光明  
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  
王以著明人主謹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  
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  
必使之勉強盲聾扶曳跋蹇以汙近侍之列而

為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  
神財幸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三

臣前任備員潭州兼管荆湖南路安撫司事竊  
見本路土瘠民貧無他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  
出多往往例於常賦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  
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昨來諸司察見其弊  
累嘗蠲減務寬民力連年所放蓋已不貲而州  
縣起發上供支遣俸給諸色費用尚仍舊額略  
無所損以此官司已是狼狽不可支吾或有非

泛賞給調發支賜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  
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則愈見逼迫無以爲計  
臣正者嘗與漕臣何異備奏全州守臣韓邈所  
申乞減添差負數可見一端至於其他州縣大  
略往往類此不唯官吏苟道目前多方趨辦不  
暇爲國家赤子計而按察之官知其甚不得已  
以至於此亦不忍盡法按治無由發覺竊念本  
路東望朝廷遠在二千餘里之外而北據重湖  
南撫諸峒形勢所關亦非他道之比萬一民貧  
不堪誅剝一旦屯結自爲擾亂而盜賊蠻寇相

言小捷  
作捷

挺而起則不知議者何以處之臣自到任以至  
去官僅及三月雖未及詳密究其曲折然其大  
勢如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嘗深以爲憂  
欲爲料理但以召還之遠未暇子細詢考畫一  
奏聞今者旣蒙賜對又不敢不爲陛下一言欲  
望聖慈深察一視同仁特詔本路帥臣監司更  
以前日全州所申事理通之諸郡並行均節將  
大段缺乏之處特與痛加退減指定奏聞取旨  
行下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而其  
間或有不奉詔者亦且無詞以逃其罪則遐遠

言本退  
作裁

之民均被實惠而寬大之恩不但爲掛牆壁之  
具而已臣奉使亡狀不早上聞以至今日死有  
餘罪伏惟矜赦而亟圖之剴一路幸甚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四

臣昨於去冬伏蒙聖恩除知潭州方具辭免未  
及起發即聞湖北僞人侵犯邵州界分及今年  
春伏奉聖旨不許辭免臣遂即日就道比及到  
官湖北已行進兵攻討賊氣漸衰遂就招降一  
向寧帖卦據邵州守臣潘燾申到見得從前邊  
防全無措畫以致小醜敢肆侵犯因條畫到移

唐李衛  
作標下  
司

置寨柵增撥戍兵利害數條臣與漕臣何異潘  
燾所申頗有條理遂行詢究見得委的合行措  
置遂已具奏乞賜施行竊計已徹天聽欲望聖  
慈明詔大臣早賜處分及何異潘燾在任之日  
仁元所申日下措置其提刑趙不迂先次申奏  
亦與臣等所乞無大異同欲乞并行劄下公共  
相度從長區處度使姦賊畏威邊民安業實一  
方求遠之利取進止

貼黃

臣昨招到僞賊蒲來矢等已赴安撫司公參

人衰弱初無能解但恃險阻敢爾跳梁今  
已伏降則於事理不得不加存恤欲乞聖慈  
行下本司常切照管毋失大信庶幾異日復  
有此葺易以招納伏候聖旨

行宮便殿奏劄五

臣伏見潭州城壁昨因兵騎殘破之後剝落摧  
圮五十餘年不曾修築近者守臣周必大方議  
補砌已蒙朝廷支降度牒一百道賣到錢八萬  
貫未及興工而必大奉祠就第臣到任之初即  
行點檢其錢已支六萬餘貫買到甄灰見在餘

錢不多不足爲雇工犒設之費又元料只擬用  
本州諸色軍兵共不過三千餘人竊慮不堪久  
役勞苦而其城廣闊中間多有空閑無民居處  
若盡脩築亦無所用枉費工力初已尅定七月  
下旬起工而偶值小旱繼以霖雨旋遭國哀人  
情洶洶未敢容易然念興作有緒所買甄灰費  
錢已多若遂因循便成廢棄亦又可惜故自登  
極赦後事勢稍定即別委官再行計度擬將其  
城北面一帶荒迤去處量加裁減向裏別築蓋  
如此則不唯目今工力易辦將來萬一不測有



警亦易防守但未及子細條畫而臣忽奉聖恩  
召令奏事竊恐新任守臣未知始末欲望聖慈  
行下詳審計度如臣妄議有可施行即乞睿旨  
再給度牒雜募軍民促減北邊近裏修築乘此  
樂歲擇日興工亦為一方永久不虞之備取進止  
乞進德劄子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  
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  
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  
深思之天地之人無不生育固為萬物之父母

矣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  
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  
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  
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  
予蓄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  
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  
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  
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  
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  
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

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入之情僞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脩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爲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

唐本能  
作書

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召之峻冒昧

朱子大全卷一百一十五

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彊然而未敢遽以告歸  
為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  
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  
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為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顧以此  
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莫  
景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  
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厲身心勉進德業  
使臣蚤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冒  
瀆宸聽臣無任悃款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聞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入十能之  
已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彊而元  
祐館職呂大臨為之說曰君子所以學者為  
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  
明柔者可進於彊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  
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彊而已矣蓋均善而無  
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  
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  
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

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慨不能自已自此為學方有寸進食芥而美敢以為獻伏乞聖察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臣伏見近制每遇隻日蚤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恭聞陛下天性好學晨夕孜孜雖

唐本假  
非假

處深宮必不暇逸但臣誤蒙選擇以經入侍固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今乃淹旬累月不得修其職業素餐之刺實不自安故嘗面奏假日無事正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納今已兩日未見施行因省昨來所陳似亦未至詳悉今別具奏欲乞聖明特降睿旨今後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恐聖躬久坐不無少勞却乞權住當日蚤講一次庶幾截脩遊息無非典學之時聖德日躋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臣前日面奏恭奉詔旨以雷雨之異許陳闕失  
仰見陛下畏天省己之意然臣未敢奉詔者竊  
見陛下登極之初已下明詔求獻言者甚衆未  
聞一有施行今復求言殆成虛語欲乞睿旨令  
後省官鎖宿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次施  
行已蒙聖慈開納再三玉音宣諭如此則求言  
之詔不爲文具臣不勝感激欣幸而今已兩日  
未見指揮竊慮當時所奏他事猥多又無文字  
可以降出是致遲緩今敢再具奏聞欲望聖明

早賜處分庶幾聞者知勸直言日開開悟聖聰  
益脩政德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取進止十月十  
七日奉

聖旨差沈有開劉光  
祖限十日看詳問奏

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臣伏覩今日瑞慶節前一日宰執率文武百寮  
詣行宮便殿拜表稱賀臣已前來祗赴立班然  
竊惟念壽皇梓宮在殯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  
時講行賀禮臣當以經術入侍帷幄觀此闕失  
心實未安又欲奏聞又念疎遠不敢僭越昨晚  
忽奉睿旨特令宣引今日晚講仰見聖心虛懷

本世  
學

求善唯恐不及待遇之恩復異常品感激之深  
不能自己謹此密奏欲望聖慈速賜傳旨便令  
權免其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內凡有合稱賀事  
並依此例庶幾上廣孝治益隆聖德風示四表  
垂法萬世不勝大願取進止

貼黃

臣今所奏雖已遲晚然群臣班賀於外而聖  
主抑而不受益見聖德之盛可為後世法程  
伏乞睿照

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唐本  
作愈  
瘡

臣迂愚衰賤無以瘡人仰荷聖明召從遠外置  
之近侍之列處以勸誦之官此豈私於小臣者  
哉意者必以其粗嘗講學稍有思慮不肯隨衆  
默默或有以仰裨聖治萬分之一也而臣伏自  
到闕三獲進對狂妄之言時蒙采納如增添講  
日看詳封事不受賀表之屬皆得施行臣竊不  
自知以為庶幾可以披瀝肝膽畢義願忠而無  
負於陛下所以収録使令之意又竊惟念服在  
內朝實以從容諷議為職故雖被求言之詔亦  
不敢輒同外臣撰述文字以致宣洩但嘗面奏

一二意望陛下自以聖意施行而累日以來竊  
觀天意雷霆之後繼以陰雨沉鬱不解夜明晝  
昏此必政事設施大有未厭人望以致陰邪敢  
干陽德者而臣前日所嘗言之大者尚亦未蒙  
省察若但碌碌隨群解釋文義時時陳說一二  
細微以應故事則不唯非陛下所以召用愚臣  
之意亦豈愚臣所以服事陛下之志哉今有微  
誠須至傾竭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  
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私居處服用且如  
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遽

唐本一  
日作首

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  
昏定省之願以為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  
聞有一日修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  
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  
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  
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  
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  
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  
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  
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忽見朝

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脩造宮室但以適己自  
奉爲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  
生他變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  
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  
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  
榮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  
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  
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  
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監未遠甚可懼也至  
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求卷園

囿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  
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榮感感移雖欲日親  
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修業亦將有  
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  
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邇  
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爲之慮如臣所  
謂下詔自責頗日繼往者顧乃逶迤舒緩無異  
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  
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  
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



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  
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  
一向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  
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  
慰軍民姑以代己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  
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  
父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  
而四方觀聽殊為不美以而不圖亦將有借其  
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  
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

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  
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  
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  
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亦皆曉然知  
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  
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  
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  
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  
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  
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

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况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盖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柰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

乎上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殯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祐思諸陵之傍僭那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

豈不又大拂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  
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兩大懼也凡此四懼皆  
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  
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  
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  
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  
其有偏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  
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  
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群下  
窺觀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飢餓流離之歎此一

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  
減省輿衛八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  
服紫袍執控前馬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  
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  
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  
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  
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諭解釋之詞則太  
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  
權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  
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

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  
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  
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  
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  
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  
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  
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  
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  
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  
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

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  
得失之筭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  
日嘗以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  
更不敢頻煩聖聽亦望特宣大臣使詳臣等前  
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間先寬七月之  
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  
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  
此四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  
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  
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下以伸小臣愛君憂

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又竊念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是以前日一再面奏所陳數事有未蒙深察者今因入侍敢復冒昧輒形紙墨伏惟聖明獨賜詳覽而擇其中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以侍清間之燕矣臣無任瞻戀懇切皇恐俟罪之至取進止乞留中

不受賀表貼黃

臣又聞前日賀表雖蒙退出而未降指揮今

後合稱賀事二年之內並與權免其節序變遷並合進名奉慰并乞聖明先賜處分庶幾遇事免致失禮伏候聖旨

竊觀天意下貼黃

臣又聞前此雷雨之時累曾地震此十七日半夜前後其震尤甚八月半聞蜀中大震墻屋往往傾摧臣雖不曾親見然見者頗多傳聞甚的聖政方新而變異不止天戒甚明必有所以為并乞睿照

此三事也下貼黃

臣又嘗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又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間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伏乞睿照

論災異劄子

臣竊聞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

內忽有黑煙四塞莖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著於面目皆為沙土臣雖不曾親見然親舊相訪見之者多驗之數人其說如一決非虛妄臣竊思惟閒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雹苦雨傷稼山摧地陷無所不有皆為陰盛陽微之證陛下雖嘗下責躬之詔出敢諫之令而天心未豫復有此恠亦為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而恐其未有敢以聞於聖聽者也蓋嘗聞之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

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已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伏願陛下視以為法克已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旁懍懍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於其間以煩謹告而又申救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

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至取進止

一本乞留中省覽一本  
乞降付三省樞密院

乞令看詳封事官面奏劄子

臣昨具奏乞降指揮看詳臣庶所上封事已蒙聖慈施行今來竊見看詳官所具進冊其間貼說極為詳備若令因侍經幄面奏指陳庶於聰明實有裨補取進止

乞討論喪服劄子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敕令子為父嫡孫

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以  
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  
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  
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  
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  
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  
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  
大布超越千古拘牽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  
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  
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

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  
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  
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巾冠  
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  
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  
違禮律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  
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  
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  
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  
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



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各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言喪禮後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孫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

唐本証  
作證

本訣  
關

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証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缺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乞修三禮劄子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

唐本缺  
作關

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缺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肩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喪除斥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二文闕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

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  
特詔有司許臣就一書省太常寺閣借禮樂諸  
書自行拓錄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閣官屋  
巖間與之居處今其編類非有官入亦不繫衙  
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扎油燭  
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發貼司二十  
餘名候給而日量支犒賞亦無推恩則於公家  
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末久使亡知  
實繁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  
下幸甚取進止

朱子大全卷之十四

